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Dr.
Dr. Zhivago
日瓦戈医生

Boris Pasternak (俄)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9
Chicago
VIA AIR

Chicago, Illinois 198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Dr. Zhivago
日瓦戈医生

Boris Pasternak (俄)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 - 1999 - 1806

DR. ZHIVAGO by Boris Pasternak.

Copyright © 1958 by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London. Authorized revisions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58 by Pantheon Books, Inc. Copyright renewed 1986 by Random House,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戈医生 = Dr. Zhivago / (俄) 帕斯捷尔纳克 (Pasternak, B.)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ISBN 7-5600-1851-3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I. 日… II. 帕… III. 英语—语言读物, 文学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465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余 军 周 晶

封面设计: 高 瓦 潘振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2 版 2005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1851-3

定 价: 2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作家及作品介绍

张建华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四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之一。他有着一颗十分善感的心灵。他既是一个情感歌者的诗人，更是一位人生鼓手的作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始终都在追求着良心的真纯和精神的不朽。他说：“书是一个燃烧着的，冒着烟的良心的立体块，此外便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了良心，精神的族类便难以为继。精神的族类便会绝种。”帕斯捷尔纳克其书、其人都是这样的“良心的立体块”。他以其独特的心灵气质、才情知识和文学创作，实践着他的以民族良心和民族精神为追求的人生与文学创作的箴言。

(一)

1890年1月29日是帕斯捷尔纳克诞生的日子。这一天恰恰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53周年的忌日。有人说，这一巧合说明了普希金诗歌精神的不灭，预示着二十世纪文学星空又有一颗迸射出耀眼光芒的巨星要出现。帕斯捷尔纳克跌宕起伏、色彩浓厚的一生，他的天才的诗篇，与社会情绪共振的小说证明，这的确不是妄说。

帕斯捷尔纳克天生一副奇绝的艺术灵性，这灵性首先来自于他的双亲。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俄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教授，俄国最早的印象主义画家之一，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经典插图的作者。他的母亲是个9岁开始登台演奏钢琴的神童音乐家。17岁时，她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独奏表演赢得了可与李斯特和鲁宾斯坦媲美的声誉。

帕斯捷尔纳克年少时有过多年对绘画的痴迷，受过六年的音乐熏陶。“未来的职业画家”、“一个骨子里的音乐家”——俄国艺术家们对他的评价证实了他杰出的艺术天赋。

190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获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对艺术表现人情感的愉悦惬意引发了他对哲学思考艺术本质的兴趣。1910年，他在考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一年后，转到历史语文系的哲学专业学习，直至1913年毕业。繁荣于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康德，黑格尔与柏格森的哲学思想都激起过他的思想波澜。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怀着对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崇敬来到德国大学城马尔堡学习。康德唯美的艺术思想奠定了未来诗人的艺术创作原则——诗歌不是“抚慰，口号，刺刀，鞭子”，而是“两只夜莺的争相啼鸣”。

帕斯捷尔纳克从对艺术本质的领悟开始了他对艺术形式——诗歌的尝试。1913年，他参加俄国未来派诗歌创作小组。帕斯捷尔纳克走向未来主义，不是前卫时尚使然，更不是模仿心理的驱使，而是他寻求表现情感与个性新形式的必然。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雾霭中的双子座》起，他便开始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寻找着人类情感的自由、快乐与幸福。他是那样怅惘地慨叹宇宙万物的难以捉摸，那样动情地歌颂大自然的完美和谐，歌颂天上与人间的一致。他写着一篇又一篇的诗，同时又通过诗歌将自己推进到一个又一个了悟人生的境界。暗喻、寓意、省略——这些被诗人视为远比直叙更重要的“陌生化”手法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他的早期诗歌中常常表达的是一种只可意会，只可感觉，无法明言，无法表述的情感。但是他也有明然判断的作品，那是他表达对生活的信念，对美的欢悦，对美被破坏的怜惜。

“二月。取来墨水，流下泪水。

写起二月，让人哭声凄凄，

吧唧作响的泥泞，

将春的肮脏搅起。”（1912年《二月》）

帕斯捷尔纳克因少时从马上摔下患有腿疾而没有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做过家庭教师，在乌拉尔后方的工厂里当过办事员。此间，他开始他的文学翻译活动。从1917年起，他成为一位职业诗人。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嬗变期，这位前卫诗人没有置身于时代气氛和社会变革之外，他的未来主义诗歌中增添了写实的激情。“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专门写过关于革命的诗，但他的诗歌充满了时代的气息”。

“所有的大门都画着十字，
如同巴多罗麦日之夜。（指基督十二门徒之一巴多罗麦被害之日）

……

暴风雪卷起浓烟，
酷似魔鬼头顶的火焰。

不期而至的雪花在手中打转，
在这荒无人烟、暴虐无忌的新雪中，
我惊恐万状。……”（《暴风雪》）

这是诗人通过对人迹罕至的旷野上暴风雪的肆虐的描写，表达他对战争的诅咒。

“生活啊，我的姊妹，如今正如春汛汹涌澎湃，
绵绵的春雨中众人已把生活破坏，
挂着表坠的人们趾高气扬、牢骚满怀，
尤若燕麦地里的毒蛇，文质彬彬地将毒刺蜇来。”（《生活啊，我的姊妹》）

这是诗人对变革的咏赞，对反对变革者的针砭。

“你那洒落在草地上的、金黄色的、充满灵感的朝霞，
开始在红色的背景中隐去，
你在哪里？你去了何方的天穹？
在这里，在俄罗斯人的天空中，已经没有了你。”

在这首诗中，诗人对允许在俄罗斯土地上听任鲜血流淌的上帝发出责难。在创作于1918年的《主题与变奏》的长诗中，诗人更是将爱情的悲剧与俄国政治生活中的悲剧交织在一起，诗人疾呼：“在我们的时代里连空气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俄罗斯的土地上，尽管充满了怪异、荒诞、恐怖，但这毕竟是诗人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尽管有着诅咒、针砭，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却却是眷恋多于反叛，歌吟多于责难的。作为情感歌者的帕斯捷尔纳克避免了那种浮躁无根的文学浪漫主义，超越了众多依靠情绪而制造文学的诗人与作家。他对革命的感受常常化作一种超然冷峻的哲学家的思索。迥异于他人的思想、艺术个性使得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获得了“天才”，“活着的经典”，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的传人这样崇高的声望，并永久地确立了他作为先锋派大师与领袖在俄国诗坛上的地位。

1921年，当诗人的父母和他的两个妹妹离开俄国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与对未来的信念，留在了祖国。1922年诗人与女画家鲁丽叶结婚。

苏联20年代，以“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为代表的文学左翼思潮盛行。反对任何文学条规拘囿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未能得到批评界的正确认识 and 评价。但诗人长时间里始终坚信苏维埃国家正义的力量，即使在他亲眼目睹朋友、亲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逮捕的时候，他对苏维埃国家也没有动摇过。他们为他们申辩，在政治风浪中寻求生存与创作的权利。当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高潮到来之际，在人们高歌斯大林

智慧与天才时，帕斯捷尔纳克依然保持着思想高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拒绝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与手段。同时，他又在深切地体验着人民大众的疾苦，倾听着他们的心声。他几乎是苏维埃诗歌界中为数不多的敢于直面现实，为农民所遭受的不幸鼓与呼的诗人。

“晚霞的天际冰在消融，
无人照料的农庄在破败，
它尤若被冲走的雀巢，
在冰水上漂流。”

帕斯捷尔纳克降临于人间，仿佛就是为了负载人间的一切深情。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情感危机之后，他与俄罗斯女钢琴家，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涅考兹的妻子组织了新的家庭。在他1932年出版的名为《第二次诞生》的诗集中，他更是将自由、爱情、幸福这些人类最圣洁的情感放在诗的神圣的殿堂。诗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布哈林称他为“我们当代诗坛的巨匠”，认为苏联的诗歌已经由马雅科夫斯基时代进入了帕斯捷尔纳克时代。

然而，如同布哈林的命运一样，诗人的声音“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斯大林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说他是“寄居蟹”，评论家指责他脱离了人民。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不为所动，仍然坚信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自己做人、做诗的准则，拒绝“社会订货”。在人们高歌社会主义与斯大林，当斯大林打电话要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朋友”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诗歌作出评价时，诗人毫无顾忌地说，诗歌很糟，“希望你的朋友最好做点别的什么事，如果他还有事可做的活。”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战前的这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在苏联发表过一部作品，他只能靠翻译为生。他所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至今仍然是俄罗斯译作的精品。

20世纪40年代卫国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深入战地生活，写下了爱国

主义诗集《辽阔的大地》。诗歌显得更加洗炼简洁。与此同时，他又以更大的精力转入小说的创作。1945年夏，苏联开始了新一轮整顿文艺界思想倾向的运动。帕斯捷尔纳克如履薄冰，“无思想性，非政治化，缺乏人民性”的新的指责与批判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的当《新世界》杂志编辑的女友伊文斯卡雅怀着身孕银铛入狱。但他依然四处奔波，竭尽所能，拯救罹难的文学同行。1946年9月14日，在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帕斯捷尔纳克被指责为“脱离人民和不接受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人”。9月17日有人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没有思想性和不问政治，他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俄罗斯诗歌的继承人。”1947年，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愈加激烈。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诗人的眼光开始越出人类情感的一隅，而开始总揽与把握社会历史运动和人类生活整体发展。

从1948年开始，他着手创作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日瓦戈医生》。小说的创作历时八载，成书于1955年。但当书稿送到《新世界》杂志社的时候，小说却被指责为是“仇视社会主义”的作品而被退了回来。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稿子寄给了意大利书商。尽管三个月后，作家要求撤回书稿，但意大利文的小说还是出版了。一年后，小说用16种文字出版并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歌及伟大的传统小说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奖项颁布的三天后，作家被开除出作协。重压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9日宣布拒绝领奖。与此同时，新闻传媒对帕斯捷尔纳克发起了一场罕见的讨伐运动，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党政领导人都参加了对作家的声讨。帕斯捷尔纳克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一头将自己的食槽弄脏的猪”。社会团体要求将作家驱逐出境的呼声甚嚣尘上。帕斯捷尔纳克痛苦地声明：“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的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已经与俄罗斯连结在了一起。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能够脱离她而存在。”

与此同时，作家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帕斯捷尔纳克不堪凌辱与折磨，却又没有力量反抗，精神趋于崩溃。他在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别列捷尔金诺孤独、愁绪满怀地生活了两年，抑郁中患上了癌症，1960年5月30日逝世，葬于别列捷尔金诺。

33年后的1988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故乡，在《新世界》杂志上与俄国读者见面了。苏联与西方围绕着作家和他的《日瓦戈医生》发生的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到此结束。作家与他的小说在俄国读者的心目中显示出了巨大的精神与艺术魅力。作品让读者再一次体味到这位俄罗斯民族精神坚毅的承袭者和发扬者的心魂，唤起了人们对苏联历史痛苦的回忆和深沉的反思。这一年成了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年。一度被无视、鄙视、褻读的诗人与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被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

(二)

作为小说作家的帕斯捷尔纳克，他十分焦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对俄罗斯大地曾有过的美好与苦难，屈辱与不幸，怀着亲情般的留恋与痛楚。岁月荡涤着他的理想主义与天真，自幼呼吸着精致的艺术氤氲之气的情感歌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自肺腑地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的时候，我感觉到对我的同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就是我为还债所做的努力。多年来我仅仅从事诗歌写作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岁月。……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否获得了成功，但即使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它比我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领读者走进沐浴着变革时代的腥风血雨，变化多

端的人生世界。长篇小说描写了从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历史。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小说涉及了包括从与匈牙利接壤的俄国西部的边陲小镇到苏联首都莫斯科，从乌拉尔到远东的地域空间，触及了道德、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小说。

《日瓦戈医生》的核心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作家在小说中以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为依托，把对众多问题的思考统统熔铸在了同名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之中。小说是诗人那颗善感的心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变革时代人生境况的真实领略，是他富于灵性的艺术触觉对人性本真深深的企及，更是他富有哲理性的感悟对生活真实的一次理性的超越。

主人公尤拉·日瓦戈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富商的家庭。花天酒地的父亲早早地遗弃了他们母子，母亲还在他幼时便离开了人世，是还俗神父的舅舅，一个虔诚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收养并启蒙了他。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疗系并成了一个医生。家庭的环境，亲人的教育，舅父植根于基督教义的思想的启蒙使日瓦戈形成了善良、宽容，富有同情心，独立自主，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品德与人格，确立了她的以博爱众生，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性尊严的人道主义思想。杰出的天赋禀性，良好的教育，对文史哲学的喜爱，对写作的痴迷赋予了他诗人的气质与哲学家的头脑。外科医学的专业又给了他真诚执着、冷峻严谨的处世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医，在前线救死扶伤，耳闻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并由此开始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悉心探索，对历史社会进程的深刻思考。对旧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的腐败、丑恶的深恶痛绝，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光明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对

人与人真诚、和谐的关系的追求使他怀着激动与欣喜欢呼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脓包统统给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来人们顶礼膜拜，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判决。”日瓦戈医生是新制度诞生的由衷的歌者。他渴望成为新生活的创造者，并准备为俄罗斯复兴贡献出他的一切。

然而，新生活的诞生伴随着众多的不幸。沉沉实实在站在十月初期的俄罗斯这片纷繁复杂，希望与失望交织，新机与衰败并存的土地上的日瓦戈医生，以诗人的敏锐感触到带有永恒性的生活法则和生活情韵正在受到挑战与冲击。

日瓦戈医生在欢呼革命的同时，发现在时代激情昂扬的乐观主义中存在着许多暴力、流血、牺牲，掩盖着对人个性的蔑视与践踏。这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这个博爱主义者，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举家背井离乡去寻找温饱、生存，妻离子散，被游击队俘虏，严重的伤寒，失去心爱的恋人，心灵的屈辱，友人的死亡……。他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看到的是一场兄弟间的自相残杀。在红军游击队当医生的日子里，他不得不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参加了一场与白卫军青年士兵面对面的枪战。当一个俄罗斯医生向白卫军中的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俄罗斯少年开枪并把他打死，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吗！他心爱的女人告诉他，她的丈夫，一个聪明正直，真诚无私的革命者，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平，为了他忠诚的社会正义，居然会摒弃生命中个人的一切，残忍地对待他的民族兄弟，甚至他最心爱的女人。到头来，他在万念俱灰的绝望中只能以自杀了结自己的一生。他从自身的命运与周围现实的残酷中，体察到革命时期人在道德与心理上的折损与扭曲。战争、暴力、政治都违反着人类的生存，都是无人性的和反人性的。动荡带来了饥饿、痛苦、死亡，带来了被裹挟到历史旋涡中而又不甘听任历史摆布的个性的毁灭。这位天才的社会疾患的“精神医生”体悟到了一条在他看来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社

会的存在是以阶级、群体、思想原则为基本前提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往往是需要以牺牲人为条件，以无数个体的痛苦与悲剧为代价的。他由此产生了对革命时代人命运的真诚的悲悯与感叹，从而反对把人看作是历史的奴隶、社会斗争的工具，反对暴力与丑恶，呼唤善良与人性。

日瓦戈在批判充满着血腥的政治斗争的同时，寻求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建立在基督爱的基础上的生活。“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日瓦戈埋头写作：作题为《惶惑》的诗，记各种札记。他研究宗教，翻阅历史，诵读《叶甫根尼·奥涅金》，探索普希金和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性格。他讴歌田园生活，赞美一种只属于个人的、温馨的、家庭的世界，并以其与陌生的、冷漠的、饥饿的、流血的、充满敌意的生活相对立。“如今，家庭主妇是我的理想，安静的生活和一大碗卷心菜汤，是我最大的希望。”“起早贪黑地为了自己和家庭劳作，盖房，种地，求得温饱；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像鲁滨逊一样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像母亲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赐给自己以新生，这是多么幸福呀！”一种试图抗争社会，与爱人营造新生活的渴望与理想始终烤炙着他的心灵，激动着他的血脉。但是，严酷的现实却始终大枷般压在了他饱受创伤的心上。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瓦雷基诺，日瓦戈医生都无法保护住心爱的妻子托尼娅和女儿，守住他如此看重的家，妻子最终只能流落在海外；在瓦雷基诺，他与心爱的女人拉拉的凄苦的恋情老是那么曲折坎坷，只能以离散告终；在莫斯科，他与玛丽娜的生活只能在担惊受怕和极度的贫困中度过。日瓦戈一生中爱情与幸福短暂的获得与永久的失落，形成了一场由追索自身生命价值与逃逸社会政治所构成的生命的变奏。一种极为坚定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他走上了一条束身自爱、脱离社会、皈依宗教的道路。无情的现实证实了他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虚妄。主人公曲折不幸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经历不啻是在告诉读者，

当周围的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当个人的生活脱离了时代的社会生活，人是不能获得生活的自由与幸福的。独善其身的人生追求的失败，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生活的迷茫使得年龄不到40岁的日瓦戈医生心力交瘁，倒毙在莫斯科街头，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日瓦戈医生的悲剧是双重的：既被社会环境所摧毁，又被自己构筑的理想所戕害。作家在主人公的人生命运中揭示了远非社会内容所能包容的广阔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给小说形象注入了哲理的灵魂。小说中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一只搏击风雨，呼唤新时代的春燕，不是一位经历了“苦难的历程”，经过了精神洗礼迎来革命新生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逆革命潮流而动，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反动文人，这是一个渴望光明、向往自由、追求人与人的真诚、和谐的博爱主义者，一个在思想、哲学、道德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识，勇于与时代争辩的独立不羁的杰出的文化个体。

日瓦戈医生与拉拉的爱情是小说中的主线。男主人公一生孜孜以求的以爱为归宿的生活绿洲，美好和谐的精神家园正是通过这一条情节线索来表现的。拉拉是比利时工程师与旅居俄国的法裔女子的女儿。她由于受科马洛夫斯基的诱奸，而开始了苦难的人生。她的丈夫，铁路工人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是一个正直刚毅、勇敢而狂热的革命者，后来成了一个有着杰出军事天才的红军指挥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然而，她不但不能与他团聚，享受夫妻的恩爱，反而随时处在可能被捕的危险之中。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尽管对革命忠心耿耿，屡建战功，却有着一段当过旧俄时期少尉的历史，所以成了苏维埃政权清洗的对象。拉拉与日瓦戈医生在瓦雷基诺的浪漫的恋情构成了俩人一生中最富光彩的篇章。两人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遭遇相异，但因着精神世界的相通，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向往，对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共同追求，苦苦守着一份相知和理解，领悟到了一种情爱的真谛，并达到了一种圣洁真诚的境界。拉拉与日瓦戈医生相爱的情感历程，如朝霞、如晨露般清丽、纯洁，如大海般广阔无边，日瓦戈医生几乎成了她永生的崇拜偶像。然而，这种爱情

和幸福在充满战乱和人与人不信任的当时是极为短暂的。在丈夫受到通缉，自己遭受生命威胁的时刻，她又不得不离开了日瓦戈，跟随着毁了她一生的科马洛夫斯基去了远东。情妇的地位更加剧了她的苦难。她的悲苦的一生既有阴险狡诈、卑劣无耻的科马洛夫斯基的偶然因素，更有革命进程中红军失误的深深的印记。远东共和国瓦解之后，拉拉终于挣脱了科马洛夫斯基的控制，回到了莫斯科，但与日瓦戈医生已成永诀。她只能来此参加他哀苦的葬礼，而整理日瓦戈医生遗稿的事也最终无法完成。小说将近结尾之处，拉拉被捕，最后以一个不为人知的囚徒的身份死在北方的一个集中营里。

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仅仅限于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的描写，他进一步由对人生中浪漫圣洁情感的关注转向对变革的社会现实中众多男女人物心灵疲惫、精神苦难的沉思。在以情感纠葛透视男女人物的人性格调与精神力量的过程中，他的眼光从揭示变革时代的人的生存本真转向审视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变迁。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男女人物的情感的温度，经历了一个由真诚到热烈，又由热烈到冷静的过程，使人明显感觉到，他在感情的咏叹中注入了理性之光，情的一波三折、生死考验，或爱的无可奈何、朝不保夕，无不统领于社会与时代变革的天空之下。拉拉与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从爱情到生存都茫然不知所措，托尼娅与日瓦戈医生身心两皆疲惫且又无人倾诉，玛丽娜对日瓦戈医生一往情深，无不昭示着作者的创作视野完全走出了情爱的迷宫，而将笔触企及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纬度。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用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语气，而是十分平和地讲完了一个个凄婉的故事。这是作者基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生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而形成的一种豁达的叙述态度。于是，尽管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缠绵伤心的爱情故事，但它们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却是与生命意义同在的。由情感而时代而人生，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通过长篇小说成了从“情感歌者”到“生命鼓手”的转型。

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们常常无法将作者与他的小说分离，如同我们听《命运交响曲》会为贝多芬而震撼一样，帕斯捷尔纳克是用他的全部生命去创作小说的。小说是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他数十年间对人生、历史思考的总结。帕斯捷尔纳克对故事、女性、情感、人生命运等思考之后的倾诉，有着他本人经历的明显的印迹。构成小说情节发展主线的主人公的生活与思想经历的一波三折与诗人的经历有着许多共同与共通之处，因此小说具有独特的自传性风格。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充满抒情诗意的小说。它不同于一般叙事小说的特点在于作者不是靠眼花缭乱的情节来取悦读者，人们在阅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人物心灵的跃动、情感的波折、智慧的闪光。《日瓦戈医生》的浓重的抒情气息，首先体现在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一种生活的激情。这是帕斯捷尔纳克捕捉诗意的触角，酝酿诗情的要素。作家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发掘着人类感情的共鸣点——对人生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他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生命运加工为特定的艺术美，激动着每一个读者。而且，作者的这种激情有着绝对的真诚，他正是在这种真诚的情感基础上来发现人的。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大都是帕斯捷尔纳克在“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岁月”中或经历、或所闻、或所见、或心灵深刻所感的生活。此外，小说的抒情性还体现在一种散文与诗歌合成的形式中。全书共17章，其中的前16章都是叙事文字，最后的第17章是由日瓦戈医生在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构成的抒情文字。抒情诗章是小说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章共25首诗，除第13首童话诗外，都是抒情诗。它既是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抒情阐释，又是小说幽邃的中心寓意之所在。

“当窗子蒙上冷霜，
透不进白日的的光芒，
无法排解的哀愁，
恰似大海的汪洋。”